

替代全球资本霸权统治的另一种方案

——评《全球化资本主义》

白雪秋

《全球化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A. B. 布兹加林和 A. L. 柯尔冈诺夫教授。作为后苏联时期“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者和核心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哲学”定位、“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过程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全球资本霸权批判理论”当中。《全球化资本主义》正是对“全球资本霸权”批判的理论结晶。

一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主要方法仍然是适用的

布兹加林指出，“生活常常迫使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判定其有效性界限，甄别已经过时的观点，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①。在布兹加林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典的理论和方法，在人类社会生活基础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依然是适用的。他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来说明问题，认为现代全球经济依然是这样一个体系：进行商品生产，在市场上通过货币媒介进行商品交换；一方面是数十亿财产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平均每月几百美金的雇佣工人。他说：如果我们把《资本论》看作是主要以19世纪中叶的英国作为例证来阐述资本主义特征的著作，那么，我们可以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今天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论》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Бузгалин А. В. , Колганов А. И. Пределы капитала: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онт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2009, с. 15.

(1) 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布兹加林指出，由抽象到具体作为辩证逻辑的主要方法之一，在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方法，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巨著，从而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2) 辩证法。在布兹加林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正反两方面并存的。比如，进步与退步并存、成长与退化并存、生产力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并存等等。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适应，辩证法应当并且可以再现实化，如果涉及经济理论，辩证法可以与数学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方法相结合。

(3) 网状空间，共同创造。布兹加林认为，目前我们所处的信息、网络时代的特征，不是线性，不是边界分明，而是网状，是多点关联的。这一前提的改变，恰恰让国家间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都需要重新定义，敌视、敌对将被合作共赢、共同创造取而代之。

(4)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布兹加林在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指出：作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非线性转换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既非“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也非“价值体系”，其中包括一系列革命和反革命、改革和反改革。正是基于对以往“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布兹加林决意放弃“社会主义”一词的原有内涵，而是重点突出其过程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的内涵，将社会主义视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史进程，视为共产主义社会在世界规模意义上的诞生和形成过程。

按照布兹加林的思想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处于物质生产和异化性经济关系统治的时代，但自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以来，人类所遭受的异化世界的统治则获得了最重要的、最彻底的、最强大的体现形式，也就是“公司资本全球霸权”的统治形式。

二 全球资本霸权的基本特征

对于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异化统治形式，布兹加林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指出了它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 “极权主义市场” (the totalitarian market) 的形成。布兹加林指出，20世纪末，当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在自己的扩张当中达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界限时，总体性市场在经验的层面上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他认为，全球化时代公司资本的发展，其特征是一种“极权主义网状市场”的形成，也就是

在物质生产内部和外部起作用的各种信息、能量、运输、金融等系统的形成。与以往市场所具有的局部、分离性质不同，这一建立在后工业工艺基础之上的、具有灵活和无形特征的网状市场，能够针对无数环节的具体需求者，进行精确地生产，并且不断地脱离开社会的限制，再生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 虚拟货币发挥价值尺度功能。布兹加林指出，在当代全球化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作为总体性市场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是掩藏在虚拟货币背后的虚幻资本，也就是另外一种金融资本。一方面，虚拟资本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以虚拟的或现实的形式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发挥市场交易的万能手段作用；另一方面，就其虚拟资本的实质来讲，它只是以歪曲的形式，作为社会经济空间的一个部门，再现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其本身，却并不创造任何的物质财富，也不创造任何的文化价值。因此，虚拟资本的出现，实质上所表明的，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具有“落幕”的性质。

(三) 人对资本的全面屈从。原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也就是劳动对于资本屈从的矛盾，已经被新的矛盾即人对资本的全面屈从所取代。当代公司资本对于人的创造性活动所进行的统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人借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生产工具”的垄断；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文化价值的所有权；直接地操纵创造性个性本身的“生产”；由此而获得巨额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使资本霸气十足。

三 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主义将替代全球资本霸权

鉴于全球资本霸权的种种特征，布兹加林指出，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人类历史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正是实现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主义。

(一) 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人类历史的“终结”。在布兹加林看来，正是由于当代全球资本对于现代人全部创造性活动的控制和统治、由于现代人实质上陷入了全面的无所不在的异化境域之中，便衍生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矛盾——人和资本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已经不仅表现为社会性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而且表现为工人日益增长的自由创造的潜能同使人的个性屈从于资本的全球化霸权之间的矛盾。因此，布兹加林得出结论，由于在全球资本的框架下，无法解决物质生产的社会化与大众的创造性活动这两大任务，也就是未来社会的两大最高任务——计划性生产和劳动解放的任务，因而，资本主义

的存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有限的，并不构成人类历史的“终结”。

(二) 社会主义将在批判改造全球资本霸权进程中超越资本主义。作为对上述包含其内在矛盾冲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替代，布兹加林提出了“另一种全球化”的方案，即社会主义的方案。他强调，应当在对现存世界或者全球资本霸权统治世界的批判改造过程当中，在创造性活动和人性社会关系以及文化价值的日益生成过程中，实现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过渡，实现社会主义的后苏联的发展和复兴。

对于过渡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布兹加林指出，所谓“过渡时期”就是要使用旧的形式，包括现在的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将利用晚期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市场关系，即最先进、最成熟的形式，利用企业资本主义的形式，并尽可能地推动这些形式脱离其资本主义内容。

对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面貌，布兹加林给予了轮廓性描绘。其所有制关系表现为：在高度社会化的部门中——公有制与劳动集体所有制相结合；在工业技术领域——混合所有制。分配关系为：社会基础产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免费，社会共享；主要部分产业（即保留再生产劳动关系和异化）——按劳分配；至于资本收益，如果一定要有，应收取累进税。社会状况：没有贫穷、短缺、封闭的分配和官僚特权；充分的社会保障、按劳分配、社会创造力和“热情”替代因循守旧。政治领域：全面实现社会和公民权利、基本民主和自我管理。人文方面：把人格的自由和谐发展作为主要现实目标和对消费主义的替代。

总之，《全球化资本主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深刻批判了资本全球霸权统治，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资本全球霸权统治的另一种方案——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张昊琦）